

南音《牡丹亭》之文化演繹

柯香君

德育護理健康學院/通識教育中心/副教授

研究背景及目的

《牡丹亭》一完成，便成為眾家樂戲班爭相演出之劇目，沈德符（1578-1642）《萬曆野獲編》卷二十五「詞曲·填詞名手」云：「湯義仍《牡丹亭夢》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《西廂》減價。」從此，《牡丹亭》聲名大噪，成為繼北曲《西廂記》後的南曲代表劇作。因為文人尊崇「崑山腔」，所以很自然認為《牡丹亭》是為崑腔而作，即便《牡丹亭》「拗折天下人嗓子」，也要以「崑山腔」來演出。《牡丹亭》是明傳奇重要劇作，而「南音」是廣東一帶的說唱曲藝，如何將經典《牡丹亭》進行改編，不僅是「雅文化」到「俗文化」的過程，亦是不同讀者觀眾對《牡丹亭》之接受考驗。本文將從「雅／俗」文學之本質進行分析，並深入探討「南音」《牡丹亭》改編過程中，如何傳承與創造各自之文學與藝術價值，以了解不同曲藝如何對《牡丹亭》進行接受與再生。

研究方法

本計畫將「文本研究」置於「傳本變遷」之脈絡來分析、比較，希望透過「重讀經典」，再度探析「文本意涵」及其與「歷史脈絡」之聯繫。研究方向主要有「經典重讀」、「作者文本」、「文化思潮」、「歷史演述」、「地域讀者」等五個層次。首先是《牡丹亭》原型與改編本的發展，了解《牡丹亭》多元改編；其次，南音《牡丹亭》對經典文本之改寫策略，分析南音《牡丹亭》之場域文化脈絡與藝術特質；最終，全面觀照「南音」與「戲曲」之間的文化流播規範，從文

類、文本、作者、觀眾等面向，剖析南音在改編戲曲時之時空差異。

研究成果

南音《牡丹亭》情節主要依循湯顯祖版本而來，未見如同子弟書《牡丹亭》有較大幅度之改編，然因敘述文體差異，讓詩唱文體之南音《牡丹亭》在情感上更為細膩，透過反復的抒情方式，讓人物情感表述的更為真切，不僅少去戲曲之科諢，也使情感得以更為凝斂。曾到嶺南當官的湯顯祖，將其所見所聞寫入《牡丹亭》，無論是將柳夢梅祖籍設定為嶺南人，還是嘲諷嶺南人之野蠻，偷挖墳、喫檳榔等風俗，在以嶺南為傳播地的南音曲藝，也進行了適當改編，雖刪去嘲弄嶺南人好食檳榔一事，但仍保留嶺南人重視風水，偷挖墳之印象。《牡丹亭》之主情思想，使杜麗娘為情生死，與柳夢梅終成眷屬，南音本在延續杜麗娘追尋自由情感下，仍受限傳統儒家道德教育。從父親杜寶感嘆家中無子嗣，要求女兒麗娘在刺繡女紅之餘，勤讀詩書，將來以匹配高門，是傳統孝道的進一步深化。而杜麗娘的花園一夢，讓原本的閨房春夢，變成牡丹亭上花神引誘入夢，從自由情感追尋到宿命姻緣天定。面對經典《牡丹亭》，南音《牡丹亭》既不如其他南音文本，如《高文舉》添入更多生活事件，亦不似子弟書《牡丹亭》，有著滿族子弟的風俗信仰。南音《牡丹亭》雖故事主軸不變，但於細節處仍可見屬於嶺南地域之文化風情。

關鍵詞：南音(Nanyin)、牡丹亭(The Peony Pavilion)、說唱曲藝(Narrative Folk Art)、接受美學(Reception Aesthetics)、文化演繹(Cultural Interpretation)